



大师系列

PHANTOM

所有线索，不过都是杀手的幻影

[美] 陆源 著 卓菁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幻影

【美】陆源 著 卓菁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幻影 / (美) 陆源著 ; 卓菁译.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 8
(大师系列)

ISBN 978-7-5500-1460-2

I. ①幻… II. ①陆… ②卓…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9666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5-0182

幻 影

[美] 陆源 著 卓菁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游灵通
装帧设计	方 方
制 作	阮 璐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4.2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460-2
定 价	2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28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印度，帕纳吉（Panaji）

新历273年，或旧历1765年

窗帘缝隙处透出晨曦的微光，这时屋内有了动静，海莉·摩根挣扎着从堆积如山的毯子中坐起身来，睡眠惺忪地盯着污渍斑斑的墙面发呆。这是间价格低廉的公寓，戴安娜花钱租给她和托瑞的。

海莉注意到正对窗户的房间角落有微光闪烁，推开毯子，深深叹了口气。她的老板坐在角落的桌边，腿上摊着一本书，桌上点着一截蜡烛头。看来从海莉昨晚入睡开始，托瑞就没有动过地方。从蜡烛的长度来看，她也根本没睡。

“你知道，只要你妈妈和其他人办完事，我们立刻就要撤离印度，对吧？”海莉说。

托瑞的视线根本没离开书页：“我随时可以走，倒是你还赖在床上爬不起来。别妄想冲我扔枕头，你打不中。”

海莉充耳不闻，枕头擦过托瑞头部右侧，砸在墙上。

“你的平衡轴心过于偏左，自然会影响你瞄准。”托瑞评价。

“你闭嘴！”海莉沮丧的时候，平时刻意掩饰的伦敦小巷子里的口音就

流露出来了。她总算从床上爬了起来。

托瑞终于停止阅读，抬眼看向海莉，后者的疲态让她莞尔一笑——海莉满头浅棕色的乱发正七长八短地支楞着，和每天早上一样。海莉满不在意地大步走到窗前，用力拉开窗帘，射进来的日光让她眨了好几下眼睛，这才找到插销，打开窗户。

窗户一开，外面街上喧嚣的声音和各色早餐的香气便飘了上来。海莉把头探出窗外，看着五颜六色的小推车滚滚而去，它们无所不在，构成了帕纳吉独特的风景。她们的住处就在当地最繁华的大街上，虽然天色还早，身穿传统长袍的当地人、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和街头顽童都已经随处可见。

“你一早起来这副尊容会吓到路人的，到时候小贩们要抗议。”托瑞在房间角落里说。

海莉对托瑞每天早上这种扭曲的幽默感已经习以为常，她从窗前走开，回答道：“我们之前在卡拉奇、法奥和麦纳麦待的时间比在这里长多了，离开的时候，那里的街头小贩也是那副老样子，我的容貌没有对他们造成太大影响嘛。”

“你搞清楚了没有，我母亲在这里做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危险工作，以至于我们时刻要转移？我们跟了她这么长时间，工作的内容对我们守口如瓶这还是头一回。”

海莉苦笑着摇头：“我这个学徒的本事比师傅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我之前想要偷听他们谈话，被她立马揪了出来，让我过来打包准备动身，还跟我说五年之内偷听这种事情想都不要想。”

“别太难过。根据我父亲的说法，我母亲从刚会走路开始就会干这种见不得光的勾当，防备心重是自然的，他的话还蛮靠谱。不过根据我的计划，既然你已经被她发现了，那么我去偷听的话，多半会被她忽略掉。”

“看来你的计划终于……”海莉困惑地眨着眼睛，“等等，你什么意思？”

“我在他们密会前就躲进了衣橱里，那里又挤又不舒服，所以你可以想

象当他们只讨论我们离开的细节时，我有多失望。”

“你妈妈对你守口如瓶这个事情也够奇怪的。往常，她从做计划开始就让你参与，最后要出门办事的时候简直是又哄又骗地拉着你上路。”

“她几乎没有成功过，所以你很不开心。”

“废话，你不走我也走不了。”

“只有这样我才能打消她让我继承家庭传统的想法，她目前还没死心。”

“这一点我无论如何想不通，”海莉说，“你的确继承了你妈妈的聪明才智和诡计多端，可是你爸爸那种刻板的道德观也一并传给了你。让你继承她的老本行，她还不如劝你爸爸放弃做警司，和她一起周游世界各国的银行呢。”

“你当然知道她努力过无数次了。每次我们回到伦敦，全家共进晚餐的时候，他们的谈话都是一样的，我现在做梦都能背出来。”

“你们三个像正常的一家三口一样坐下来共进晚餐的样子也够怵人的。”

托瑞嗤笑了一声，把书丢给海莉：“把这本书放进包里。”

海莉接住这本厚书：“好重，你不夹个书签什么的？”

“我要书签做什么？”托瑞这次真的迷惑了。

“哦，我忘了，你天生过目不忘。书签这种我们一般人才需要的东西你是不用的。”海莉打开小毡包，把书放了进去。

“我才不是过目不忘。照相式记忆只在理论上存在，而且只不过是对于通常潜意识进程的完全控制而已。”

“你再这么说下去，我就不得不动手揍你了。”

托瑞笑了：“你才比较像我母亲的女儿。”

门忽然开了，一个美丽女子闯进房间，她的容貌完美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特色：“我们马上走。”

托瑞的母亲戴安娜平时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此时她急切的神情让两个

女孩儿都是一惊，不过她们还是立刻照她的要求办了。海莉拎起毡包，一言不发跟着母女俩走出房门。海莉跟着麦纳母女办事已有两年，她已经习惯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每次都跟一伙不同的当地盗贼协作。当海莉还是扒手的时候，她万万没想到这个被她当作行窃目标、容貌带着一丝亚洲特征的苗条少女竟然会给她带来如此精彩的人生，能让她现在跟着全球有名的大盗一起在全世界冒险。

她们下到旅馆底楼，和戴安娜找来的三个当地帮手会合。三个人中最高的阿尼尔正捂住左肋一处枪伤，另外两个也鼻青脸肿，看起来被人狠狠揍过一顿。

三个当地人没有和她们打招呼，立刻跑出旅馆前门。受伤最轻的莫翰一出门立刻折返回来，咒骂了一声：“我们马上要被包围了，他们已经从街头包抄过来了。”

“硬闯是出不去的。”阿尼尔按住伤口。他并没有因为慌张拔高音调，但是握住手枪的右手收紧了。显然，他也在极力保持镇定。

“我们从后面走。”托瑞说。

托瑞只有14岁，但她的口气不容置疑，其他人立刻跟着她行动起来。旅馆的一楼是餐厅，托瑞向母亲扫了一眼，对着低头用餐的客人点点头。戴安娜心领神会，拔出左轮手枪，抄起手边一个酒瓶对着酒保的头砸了过去。大家惊惶地看着戴安娜，这时她命令所有的人都出去。

帕纳吉是港口城市，市民对犯罪分子和执法人员之间的冲突已经习以为常。所有的人都毫不反抗，从旅馆前门一拥而出，融入本来已经很拥挤的街道人群中。考虑到此时的情境，他们显得相当有秩序。

此时托瑞已经领着同伴进入厨房，把厨师都赶了出去，对着三个男人中最粗壮的尼纳德比画着，让他看旅店后墙的一处。这座旅馆是全木制的，尼纳德明白了托瑞指的地方是墙最薄弱的一块，于是低下头用力冲撞。只见木屑四下飞溅，木板墙被尼纳德生生撞出一个洞。

莫翰用他的弯刀把洞砍到足够大，好让所有人都能通过，接下来大家全

力跑到尽可能远的地方。

跑了约莫有10分钟，六个人终于抵达码头附近，在拥挤的大街上，托瑞和戴安娜混血的样貌和随处可见的外国人没有什么区别。这时除了戴安娜以外所有的人都气喘吁吁，这时他们停在一处三条街交汇的六向路口，地形特别复杂。

“看样子我们甩掉他们了。”尼纳德说。

“很快他们就会到这边来找，”戴安娜回答，“我们在这里分手最好。而且阿尼尔的伤需要立刻治疗。”

“我没有事。”阿尼尔强忍住伤痛，表现出一副硬汉的样子。

“你确定接下来一路你都撑得住吗？”莫翰问他。

“这里离码头已经不远了。”戴安娜劝他，“你们三个面临的危险要多过我们。”

“你们三个分开走就没事，”托瑞分析，“你们单独行动的话，警察根本不会留意你们。就算你们带着伤，他们也会以为是酒吧打架的结果。”

尼纳德对她微微一笑，和戴安娜握了握手：“你女儿将来必成大事，说不定会比你更有名。”

戴安娜对着三个当地人点头致意：“对此我毫不怀疑。不过她干的事情应该比我们这一行要光明正太多了。”

“我很早以前就学会把荣誉观念留给能担负得起的年轻人，”莫翰呵呵一笑，“不过我必须加一句，能和你合作很愉快。”

他们周围都是依依惜别的人群，因此六个人毫不起眼地分成了两群。戴安娜匆匆领头，带着两个女孩儿一路小跑，很快到了码头。刚看到巨大的蒸汽邮轮，还没登船，三人就听到身后的骚动声。

她们跑下码头的时候托瑞回头瞥了一眼，看到荷枪实弹的警察追了上来，水手和旅行者纷纷避让，而拥挤的人群大大拖慢了她们前进的速度。按照她的计算，在她们登上轮船之前，就会被警察追上。要想安全逃脱，必须想办法拖住追兵的脚步。

托瑞忽然停了下来，大声用印地语叫喊一群不洁之人（在印度执贱役的人）往这里来了。这一招并不光彩，不过很有效：当地人全部慌作一团，想要离开这里，同时还要避免碰到别人。虽然帕纳吉作为印度的主要对外港口之一已有百年，但当地人的许多传统仍旧根深蒂固，包括对于最低种姓的歧视。

趁着一片混乱，三个人一路闪过一个个码头工人和一堆堆绳子，到达了通往蒸汽轮的跳板。一位检票官由六个卫兵陪同，手持名单枷板站在跳板边。戴安娜镇定地递给他三张票，军官微笑着接过：“一切看起来都井井有条的，女士。”他一边点头致意，一边递回船票。

“非常感谢您，长官。”戴安娜回答。

军官十分殷勤地鞠了一躬，胳膊一挥：“欢迎上船，女士们。”

戴安娜带头上了船，她们穿过无畏号（Intrepid）的船壳，安全踏上了英国主权领土。这时印度警察终于赶到跳板末端，英国卫兵挡在前面，狠狠盯着他们。

“我命令你把那个女人交出来。”领头的警察指着戴安娜。

英国军官头也不扭，根本没有去看他指的是谁：“你必须先申请引渡令，军士。现在请走开。”

“你在窝藏罪犯！”领头的警察愤怒地红着脸大叫。

“等你拿到引渡令，再让法律决定人家是不是罪犯好了。”英国军官不动声色。

印度警察火冒三丈，可是他知道法律站在英国人这一边。没有必需的法律文书，他什么也做不了。可是那时候船早就开走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要抓的人溜走。他愤愤地哼了一声，挥手让手下离开。

海莉看到印度警察准备撤离，向他们恶作剧地招招手，还吐舌头。三人随即去找自己的客舱，托瑞对海莉摇摇头：“你真不成熟。”

“我还有好几年才成年呢，那时候再关心成熟与否好了，”海莉回答，“你有没有童年啊？”

她们很快找到了客舱，接下来的十几天都要睡在这里。戴安娜打开舱门，出现在三人眼前的是一个相当拥挤的空间：一边是双层铺位，另一边是小床，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铺位和小窗的中间是一张小桌子，也固定在地板上。墙上还钉了一个柜子，可以把私人物品锁进去。

这显然不是一等舱，不过肯定也不是她们住过最差的地方。托瑞第一个走进舱房，坐在双层铺位下铺凹凸不平的床垫上，宣布下铺是她的。

海莉挨着她坐下，摸了摸床垫，做了个鬼脸：“要是我一直跟着你们这么出海，不到20岁就得落下腰疼的毛病。这个简直跟骑骆驼一样遭罪。”

“要是我一直跟着我母亲做事，能活到20岁就很幸运了。”托瑞抬头看了戴安娜一眼，后者正在锁舱门，然后在她们对面坐下。“我们今天差一点就被捉住。”

戴安娜漫不经心地点点头，陷入了深思。

“你还是不肯告诉我们你来印度是偷什么东西？”托瑞问。戴安娜摇摇头，托瑞接着说：“那我想差不多是时候了。”

“要干什么？”海莉问。

“你父亲会十分开心的。”戴安娜皱着眉说。

“没什么可怕的，他又不会幸灾乐祸。”托瑞指出。

“他要是幸灾乐祸倒好了，”戴安娜回答，“那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生他的气。”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海莉受不了了。

“我们要回伦敦了。”托瑞回答她。

海莉重重叹气：“我就知道我们要回伦敦，这艘船就是去伦敦的。”

“但是你和我要留在伦敦了。”托瑞微笑。

第二章

印度海岸线以外

新历273年，或旧历1765年

在客舱里安顿好了之后，托瑞和海莉沿着狭窄的楼梯到上层甲板，那里是乘客专用的观景区域。

蒸汽轮船的大烟囱里已经开始冒出滚滚浓烟，两人都能从木头甲板轻微的震动中感觉到底层引擎运作。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甲板上闲逛，聚集到栏杆附近的人尤其多，都想最后再看一眼帕纳吉。

从这个高度看来，帕纳吉也有其美妙之处：阿拉伯式的高塔在晨光的掩映下分外雄伟，不远处有个东方式的凉亭，足有二十几层楼高。在城市边缘甚至能看到一座英国商人建造的欧式城堡。

托瑞走到甲板的另一侧，眺望开阔的海面。她的胳膊肘支在铁栏杆上，眼睛望着小小的浪花拍打灰色的船体。轮船一旦全速前进，大风会把乘客的帽子和围巾都吹掉，不过现在水面上只有清风拂面。

海莉双手抱胸，背靠着栏杆，没有看大海，而是仔细观察托瑞，试图搞清楚对方心中所想。这事儿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她的浅蓝色双眼经常茫然地盯着前方，一副全不知所以然的模样。

海莉终于打破了沉默：“那我们就要在伦敦待一辈子了？”

托瑞还是盯着海水：“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不过我们的确要住上很长一段时间。”

“我还以为你妈妈会强烈反对呢。”

托瑞转过头来看着海莉微微一笑：“她是永远不会承认，不过离开我们她自己也松了一口气。我看得出你有不同意见。”

“当然了。戴安娜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拖着我们环游世界，我个人对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异议。”

“她再带着我们到处跑，恐怕已经不太安全了。我不知道她卷入了什么样的麻烦，不过目前的情况恐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

“比我们从喀麦隆部落逃出来那次还危险？谁想得到吹箭这种东西居然能要人命呢？”

“更危险。他们用来炮制吹箭的毒药配方很简单，很多当地植物都能解毒，比如说——”

“行了别说了，”海莉哀求道，“继续回答我先前的问题好吗？”

“无论如何，我不确定戴安娜这次的目的是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我们对她来说不是助力而是累赘。”

海莉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想法，但她还是点头表示同意。

忽然，她们脚下的船体往前一冲，乘客们欢呼起来，纷纷挥舞手帕。蒸汽轮船鸣了两声笛，船头开始向船坞的相反方向掉转。

“不知道那个警察小头头有没有在目送我们离开。”海莉露出了顽皮的笑容。

13天以后，无畏号驶入了伦敦码头，卸载货物，乘客也都下了船。三个人离开码头之后，戴安娜说自己有事要办，迅速消失在小巷中，留下两个女孩儿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海莉盯着眼前拥挤的人群皱起了眉头：“我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协议，不过我为你们卖力的前提是可以离开这座城市。”

“哦？”托瑞往家的方向走，“不是因为你怕我把你交给警察？”

“你最后还不是那样做了。”海莉低头绕过一个醉鬼。

“我父亲不算。”

“他不算是什么意思？他可是警司。”

“你懂我的意思，我认为你对‘卖力’两个字的运用有误。到目前为止，我才是那个卖力让你摆脱麻烦的人。”

“对，与此同时什么好玩的事情也沾不上边。”海莉指出。

“对于此我倒有个不错的想法。”

“我简直迫不及待要听听这个好想法，特别是你打算继续对我的教育事业说教。作为一个街头小混混我的教育程度已经足够了，再看多一本书我都受不了。”

“我明白你对看书学习的反感。实际上我打算自己成立一个侦探社，帮我父亲解决疑难案件。”

海莉把先前准备的反驳意见吞下了肚，认真考虑托瑞的提议：“这个主意听起来的确有几分意思。”她最终承认。

“你真的以为我准备像一个真正的贵族小姐那样成天待在家里不成？”

“没错，”海莉说，“虽然我对你的计划也不是特别满意。总的来说，不能再出门冒险我还是挺遗憾的。”

“我也不是不喜欢和我母亲一起出门办事，但是你也看到了，带着我们在身边的确给她增加了许多危险。”

“我得指出如果她一开始带上我们一起行动，就不用事后再来旅馆接我们了。”

“至少这次不是我的错，是她自己不肯带着我们。”

“我知道你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有什么结论了吗？”

“一定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她知道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赞成的那种。而且她现在也不肯透露任何信息，代表这件事还没有结束。除此以外，我只知道她冒了不必要的风险。”

“你就不打算做点什么？”

“对我母亲来说，劝说是无效的。你也知道这一点。”

“也对，有时候我都忘了她能比你更顽固。”

“这话不好听，”托瑞回答，“别人不能用逻辑论证说服我，又不是我的责任。”

海莉无语，她摇摇头，跟托瑞一起出了比林斯盖特市场（Billingsgate，伦敦著名海鲜市场），向着西边的舰队街（Fleet Street）而去。她们从泰晤士河的右岸沿着和码头平行的主干道一直走，没多久就经过了高耸于天际线之上的伦敦桥。

继续走了差不多一英里之后，她们离开主干道，在伦敦著名的弯曲狭窄的小巷间穿行，好抄近道上舰队街。这些小巷十分昏暗逼仄，即使在富人居住的地方也脏臭扑鼻。而在贫民区，臭味简直能把人熏昏过去。近年来，伦敦居民区的脏臭已经引发了很多关注，政府也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数百年来积累的污垢和习惯并不是下几道政令就可以去除的。

虽然最终主要街道在政府的努力下得到了清理，但遍布城市的小巷地形和情况都过于复杂，并没有受到清洁运动的影响。16世纪早期，随着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发起的通商运动，英国兴建了许多新兴港口城市，规划十分齐整。而伦敦是随着纺织业的兴起而自行发展，因此城市布局要杂乱得多。

无论如何，这座始建于罗马帝国时代，又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重建的古老城市在国际贸易的驱动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英国有丰富的煤矿和木材资源，深受中国商人的青睐，而富有心机的英国商人则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引进中国技术。目前，英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制造中心。

时至今日，虽然作为港口，印度与中国的那些大型城市比伦敦多了数百年历史，但伦敦和那些城市一样，处处可见彰显其地位的标志。富人区到处都是外国商人建造的豪宅，混血或双方父母都是外国人的英国公民随处可见，伦敦最繁忙的街道上活跃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种。

有意思的是，民族主义者哀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血缘的弱化，却同时发生在社会阶级的最高端和最低端。有权有势的英国家族积极和外国富商联姻，而在城市边缘的遍布少数民族的贫民区中，混血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和国际主要港口如孟买、上海或澳门相比，伦敦的种族多样化也许没那么普遍，但它的确是全世界种族和文化最多样的城市之一。民族的融合为伦敦的发展提供了能量和革新，而英国也借此东风，力图在国际地位上跟奥斯曼帝国和中国比肩。

离舰队街不远的小巷里，托瑞忽然停下，把手放在海莉的肩膀上，阻止她在下一个路口转弯。一秒钟之后，一个看起来跟她们差不多年纪的男孩拿着刀跳了出来。

那男孩从路口跳出来之后，托瑞马上注意到他那野蛮的外表和十分熟练的持刀动作。她还发现这人有意避开了用左侧身体对着她们，显示他那一侧身体有伤。他采取的突然袭击方式显然缺乏精准，也就是说他对攻击对象并无了解，仅仅打算以突然袭击和迅猛的动作来镇住对手。

甚至当小混混向她们扑过来的时候，托瑞也没有放过他眼中一抹得意的神色。显然，撞上两个看来毫无自卫能力的女孩儿，他觉得运气不错。

托瑞把海莉推向小巷一边，利用反作用力倒向另一侧的墙。年轻的劫匪从她们当中冲过，海莉及时伸腿一绊，对方重重扑在地上。托瑞冲过去用膝盖抵住男孩的腰，用力扳他的小指，只要他稍微一动，胳膊就痛得要命。海莉捡起男孩掉在地上的折刀，手腕轻轻一动就合上了刀刃。接着她蹲到男孩面前说：“有什么要交代的？”

事情太过突然，胳膊又疼得厉害，男孩还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因此一个字都没说。与此同时，托瑞检查了一下男孩的衣物和手脚，发现他并不是个普通的铤而走险的街头混混。海莉捡起来的刀子是一把军人专用的弹簧刀，一般混混很难弄到手。此外，男孩的手指和手掌上都没有老茧，说明之前的家境应该不错，不需要进行体力劳作。

托瑞正要继续盘问男孩，余光忽然瞥见角落里的身影轻轻一动。正常情

况下，她会利用地上的水洼反射来看清来者是谁，以便判断接下来的一系列行动。

可是在她采取行动之前，整个人就被从男孩身上提了起来，按到墙边，晕头转向了一会儿，她发现面对的是一个大约15岁的男孩。从他剪得干净利落的深色头发和整洁的中式商务套装来看，托瑞心知这人不是那个小混混的同党。有可能他路过时误以为她才是那个劫道的。

因为自己的双手被固定在墙上不能动，托瑞向小巷尽头抬了抬下巴，那个真正的抢匪把海莉推搡到墙边后，已经消失在转弯处。

抓住托瑞的人注意到男孩狼狈逃走的样子和两个女孩儿相当整洁的衣着打扮，醒悟到自己一定是误会了，立刻放开了托瑞。他后退一步，歉意地鞠躬，不过托瑞还是要抬头才能看见他的脸。这人一开口就是纯正的英语，丝毫不带口音：“万分抱歉，女士。请问是否需要我追捕贼人？”

“没事了，”托瑞说，“他没抢走什么。”她转过头看海莉，后者正呻吟着从地上坐了起来。

他顺着托瑞的目光看过去，走到海莉身边伸出手。海莉犹豫了一下，拉着他的手站了起来，打量着对方，似乎对他的来历十分疑惑。男孩再次为自己的误会致歉。

就像他悄无声息的出现一般，男孩的消失也无声无息。两个女孩儿对望一眼，海莉难以置信地问：“他刚才喊你女士了？”

“他大概是中国贵族，会这么说话也很正常。”

“他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我们怎么听不到他的脚步声？”刚才海莉的头撞到了墙上凸出的石头上，这时候她正摩挲着伤处。

“武术，”托瑞回答，一边回想着他训练有素又充满力量的行动方式，“很厉害的武术。”

“贵族什么时候需要自己去打架了？”

托瑞冲着海莉咧嘴一笑，指了指她刚才跌倒的地方：“可能从他们的仆人没法在打斗时帮忙开始。”

“你要是贵族我也是贵族。”

“你什么时候和王室有了血缘关系？”

“你知道我的意思，现在赶紧回答我的问题。我知道你看了他一眼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从他衣服的磨损程度，和其他一些迹象来看，恐怕他已经是家道中落了。他鞋子上的污迹很多，表明他在这些巷子里穿行已经有段时日，也就是说他目前的困难处境并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很可能他现在无家可归。如果我没听错，他口袋里的几枚硬币是铜币，用不了多久就会花完。”

海莉摇摇头，继续跟着托瑞往前走：“你跟他打交道还不到一分钟就得到这么多信息，我和你朝夕相处这么久，可不想知道你对我有什么了解。”

“比我想要知道的多。”托瑞回答。